

一床 有燈 可上網 月租二百餘 膠囊公寓 再掀熱潮

通識新世代

通識
頭條

熙來攘往的北京城，每天都有懷揣夢想的年輕人湧進去，但不少人卻苦無定所而黯然離開。中國社會學家曾提出「蟻族」一詞，用來描述那些在大城市苦苦掙扎的外來勞動者。據北京大學學者廉思估計，北京大約有10萬名「蟻族」，加上其他城市，總數可能多達100萬。中國高企不下的樓價造就熱門詞語「蟻族」、「蝸居」、「人居集裝箱」的誕生，「膠囊公寓」亦成為街頭巷尾熱議話題。

2平方米 床頭當檯

北京城郊交界處有一個名為六郎莊的地方，「膠囊公寓」在此誕生。不為賺錢，只為解決畢業生過度性住屋問題，「膠囊公寓」的設計者黃日新是一位78歲退休工程師，他將一間十來平方米的房間改建成3排「膠囊公寓」，每排分別有3間房，每間不到2平方米，長2.4米、寬僅0.72米，只容1張單人床，床頭可當檯子，人坐在床頭，在一個小隔板上上網。房內有照明燈、插頭、電視插口和寬頻插頭，每個「膠囊」還都裝有防盜門，可謂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」，月租約250元人民幣。這項發明受日本「膠囊旅館」的啟發，還獲得了專利，今年4月8日以模型形式參加了北京房展會。

「膠囊公寓」無疑是對當前高樓價的「絕妙諷刺」。中國社科院調查顯示，全國660個城市中，總共有6540萬個住宅單位的電表讀數連續6個月為零。換言之，這些房子無人居住。按每個單位住3人計算，其實可解決近2億

人的住屋問題。

香港「籠屋」更惡劣

反觀香港，地少人多，寸金尺土，高樓價嚇怕不少打工仔。其實，香港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出現了類似「膠囊公寓」、「出租床位」為主的房屋，名為「籠屋」。

提起這個名詞可能不少港人並不陌生，用鐵絲網隔成上下鋪的床位，一個30呎的籠屋，四邊有鐵絲網及鐵鎖。一個住宅單位內有12伙或以上租戶，他們共用廚房、廁所，而且要鑽出鑽進，毫無隱私可言。早在60年代，籠屋就已出現，但月租已由當年的5至6元升至今日的千多。

「一個床位就是一個家」。據香港統計處2008年數據顯示，香港約有10萬人居於籠屋、板間房及天台屋等環境惡劣的地方。籠屋大多分布在大角咀、深水埗、長沙灣、油麻地、觀塘及灣仔等舊區，租戶多數為領綜援、失業、年老的貧困人士。

籠屋呎租媲美豪宅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09年訪問267名板間房及籠屋住戶，發現住戶的租金開支佔收入（包括綜援）比例的平均數為33.3%，較2004年及2006年的比例高。調查又發現，籠屋呎租平均數為60元，最高更有93.3元（15平方呎，月租1400元），可與超級豪宅相媲美。如果樓價再繼續飆升的話，不久的將來，籠屋人想找安身處比登天還難！

撰文：孟苑



日本加班文化衍生膠囊旅館

「膠囊旅館」是日本加班文化的衍生品，上班族加班錯過了末班車，價廉物美的膠囊旅館就是他們最好的選擇。

膠囊旅館也叫做「盒子旅館」，第一家膠囊旅館是由日本著名建築師黑川紀章設計，位於大阪市，於1979年2月1日開始營業，當時的租金為每晚1600日圓（約140港元）。

如今，雖租金已加至每晚3000到5000日圓（約260至430港元），但仍舊比普通旅館便宜。此外，膠囊旅館條件不俗，例如除公共浴室的淋浴，還有人工溫泉，公共休息室裡有多部自動售貨機，出售香煙、果汁、咖啡、即食麵等。



「膠囊公寓」每間不到2平方米，長2.4米、寬僅0.72米，只容1張單人床



退休工程師黃日新將一間十來平方米的房間改建成3排「膠囊公寓」

◆引入

搜集有關香港不同種類的房屋的圖片，在班級辦一個小型圖片展

◆課堂活動

小組討論：從房屋問題看貧富差異

◆課後活動

以「我想有個家」為題，撰文一篇，評論香港政府解決市民住屋問題的政策

香港通識教育會 盧曼華
c008_@hotmail.com



蝸居裡有你我影子

以前中國房屋市場政策，分民用房、商品房，商品房可以投資增值，民用房解決住屋需要。國家政策亦沒有嚴格限制土地之興建用途，因為商品有價，發展商傾向發展豪宅。市場泡沫化，小型住宅短缺，而農民移居城市的趨勢令以上情況加劇。膠囊公寓以及蝸居問題，均是民用房、商品房二者發展失衡的表徵。

香港的居者有其屋政策，也是銜接兩者間之過渡而存在。「八萬五」政策混淆了解決基本住屋需要和房地產市場的投資，停建居屋之決定，從根本便顛覆了原來之政策功能。

半年前，內地電視劇集《蝸居》反應熱烈。《蝸居》不只反映了小市民面對樓價高企之無奈，也反映了城市生活的疏離感、辦公室的政治生態，亦有刻畫發展商背後操控地價、樓價的手法。城市式生活，加上知識分子的思量，和揭示商業黑幕的知識元素，難怪迅即成為城市話題。香港電視台也購入版權在本港播映，實屬明智。也可以讓港人了解上海式城市的生活面貌，有助溝通，以及城市問題的普遍性及全球化模式。

《蝸居》原著是六六的小說（右圖），故事發

生在上海樓價飆升時期。海萍與蘇淳雙雙畢業於上海的名牌大學，在這座城市立業成家，而他們千挑萬選的安身立命之所，只是一個租來的10平方米的石庫門房子。海萍與丈夫蘇淳決心要買一個屬於自己的單位，卻發覺「賺錢」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樓價上漲的速度。另一方面，兒子吃奶粉要錢、穿紙尿褲也要花錢，這對白領夫婦終於發生爭執了。

海萍由淑女變了悍婦，並說「是這個沒用的男人給了我做淑婦的能量」。海萍的妹妹海藻一邊幫忙籌錢，一邊為姐姐的轉變感到心痛，認為「婚姻是愛情的墳墓，房子是婚姻的墳墓」。他們終於籌足首期，打算在上海郊區挑一個兩房單位，按揭要在20年內清還，累計的利息卻可以多買一個單位了。

這情況對香港人並不陌生，因為半生勞碌，都是為地產公司和銀行付上了，我們早已認為理所當然！

《蝸居》劇情並非這樣單純，當中還涉及都市的情慾陷阱，頗值一看。

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
sidneylui@gmail.com



高樓價的反諷

梁文燕紀念中學（沙田） 高一 陸嘉敏

也許對很多人來說，北京的「膠囊公寓」仍是一個新鮮名詞。但早在1979年，日本第一家「膠囊旅館」已開業了。雖然北京和日本的「膠囊公寓」在結構和規模上大同小異，但性質卻大不相同。日本的膠囊旅館，是日本加班文化的衍生品，比如上班族加班太晚不能回家或錯過了末班車，這裡便是一個暫時休息的地方。而北京的膠囊公寓，則是北京畢業生的暫時容身之所。

在某種意義上來說，膠囊公寓的出現的確頗具吸引力。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」，重

要的是，它的租金低，可以滿足一些較低收入人士的要求。但這2平方米的地方，也存在不少隱憂，如防火、通風問題等。還有就是人們對它的接受程度。在如此小的空間居住，起初會覺得有趣，但時間久了，人們的心態還不變嗎？

事實上，膠囊公寓的出現反映了當今大城市的住屋問題。在樓價不斷攀升的情況下，廣大中低收入人士根本負擔不起高昂的置業開支。而膠囊公寓最大的意義並不在於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，而是對高樓價的一種反諷。

發展經濟 勿忘基層

英華書院 高一 陳嘉豪

籠屋、板間房是香港貧窮問題的象徵。現時，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，仍有十多萬人居住於籠屋、板間房及天台屋等環境惡劣的地方。這些地方大多分布在大角咀、深水埗、長沙灣等城區，當中大多數租戶為領綜援、失業、年老的貧困人士。香港本來就是寸金尺土的地方，市民要置業，可謂不容易，而對於「籠屋」人而言，要保住一落腳之地已不容易，如果談置業，那就比登天還難了。

在經濟復蘇，多數人享受到經濟成長好處的同時，香港

貧富兩極化問題卻更加嚴重，這是值得香港政府認真對待的問題。我認為，貧富不均不是導致籠屋現象的重要原因。現時，大多數收入不薄的港人都買不起屋，不少勞工甚至租不起一間房，更何況這些老弱病殘的低收入人士？他們的安身之處只能是一個「籠子」，誰之過？

因此，政府在發展經濟、創造財富的同時，有必要制定一套針對本港貧困基層的社保計劃，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和就業情況，做到大家都能安居樂業。

認識中國房屋政策

數月前，香港一名剛畢業的大學生指半山區樓價太貴，令她與男朋友未能在半山區置業，成了一則笑話。其實，內地亦面對類似的樓價上升情況，政府在「十七大」中作出了回應。鄧慶國、袁昭的《中國大戰略——高層決策焦點問題解讀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（右圖），是一部介紹中國政府施政的書籍。書中介紹今天中國政府的房屋政策，有助讀者進一步認識當前的國情。

「住有所居」是「十七大」提出的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標，也是近年人們高度關注的話題。對住屋問題的日益關注，首先因為它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，其次則是人們住屋方面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。因此，將「住有所居」列為基本民生目標，是時代發展的要求。目前，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40%，正處在城市峰速階段的起點。龐大的城市人

口，對住屋有巨大需求。

政府為了讓人民住有所居，並減輕置業負擔，從2009至2011年將投資9000億元人民幣，通過每年3000多億元的住屋保障投入，基本解決很多低收入家庭的住屋問題。2009年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的關鍵一年。中央將加大對廉租屋建設和棚戶區改造的投資，增加經濟適用房的供應。

住屋是民衆生活的必需品，住屋問題是基本的民生問題，住有所居已成了國家施政的民生目標。

本書還討論了中國當前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熱門議題。通識科老師在教授「現代中國」單元前，可先閱讀本書，提升教學的「基本功」。此外，本書由領導人的角度分析國情，有助我們從多角度思考國情。

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
henrilee@graduate.hku.hk

